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四

治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懿宗

宣宗長子好聲樂莊宴委政群僚復迎佛骨而曰生見之死無恨年三十六崩葬簡

改咸通

治四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

頂骨圓聳其聲如鍾出家於并州童子寺

受心印於百丈禪師結茅於南岳一日南

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泉

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即便

會莫切切泉拂袖而出趙州問般若以何

為體師云般若以何為體趙州大笑而出

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為體趙

州置葦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師後住浙

江大慈山上堂示眾云山僧不解答話只

能識病又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
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問道者眾山素缺
水師擬飛錫夜夢神人告之曰勿它之詰
朝見二虎以爪跑地泉自涌出味甘如飴
有僧自岳至乃曰童子泉涸矣移來在此

故東坡題詩云亭亭石塔東岡上此老初
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趣行脚龍作浪花供
撫掌至今遊人濯濯罷卧聽空塔環玦響
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咸通
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膺

五十四僖宗謚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制署法師知玄為悟達國師總教門事

明州德山宣鑑禪師劔南人姓周氏博貫

三藏嘗講金剛經時以周金剛名之俄慨

然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

機似一滴投於巨浸學與無學吾知之矣
乃盡棄其習謁龍潭信禪師問久嚮龍潭
及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信曰子親到
龍潭是夕師立侍更深信曰何不下去師
曰暗信點紙燭與師師接得信即吹滅師

法四

二

豁然大悟曰今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
頭也即日便辭信語其徒曰可中有箇漢
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
向孤峯上立吾道去在師居澧陽垂三十
年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延望翔德山精舍

延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示眾云於已無
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
心於事無事於心則虛而靈寂而妙若毛
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毫釐繫念三
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

是塵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
無累乎及其狀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僧
問如何是菩提師打云出去莫向這裏倚
如何是佛師云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
從上宗乘以何法示人師云我宗無語句

亦無一法與人至是將終謂眾曰捫空追
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端
坐而逝閱世八十有六騰六十有五時咸
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敕謚見性大師具傳

法四

三

炳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姓邢氏
叅黃蘗運禪師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
聲未絕運便打如是三度致問三度被打
遂辭下山運指往高安大愚處去師至大
愚問黃蘗近日有何言句師曰某申三度

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有過無過愚云黃蘗恁麼老婆心更問有過無過師於是大悟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搗住曰尿床鬼子適來問有過無過而今却道黃蘗佛法無多子汝見箇甚麼師於

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由是再回黃蘗師資契會大機大用卓冠一時後還鄉徇趙人之請住于城南臨濟禪苑學徒奔湊師示衆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問如何は無位真人師下禪床搗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對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

師乃打師問木口和上如何是露地白牛木口曰吽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麼生師曰遮畜生大覺到參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衆僧曰遮莫是和上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

聞令喚新到僧大覺遂出師曰大衆道汝未參長老覺云不審便自歸衆麻谷到參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床一手收坐具一手搗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床

治

四

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卻相捉入方丈師上堂云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蘗和上處三度喫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喫誰爲我下得手時有僧曰某甲下得手和上合喫多少師與拄杖其

僧擬接師便打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
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
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
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看取
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師又曰夫

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
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唐咸通七
年丙戌四月十日將示滅乃說傳法偈曰
汭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
離名如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羯畢坐逝

敕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具如傳燈

子戊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號招賢初住廐苑其
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嘗示眾曰我若
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不
得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

治

五

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
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
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道
三世諸佛共十方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
光光未發時汝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未發
時尚無佛無眾生消息何處有山河國土
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
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回出
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云晝見
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乃云妙高山
色青又青僧云如何是佛師云眾生色身
是僧云河沙諸佛體皆同如何有種種名
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為文殊耳根返源
名為觀音從心返源名為普賢文殊是佛
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悲普賢是佛

無為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
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
梵僧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
偈云碍處非牆壁通處勿虛空若人如是
解心色本來同問如何是佛性師偈云佛

性堂堂顯現住相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
我我面何殊佛面問如何是上人行履
處師云如死人眼問上上人相見時如何
師云如死人手問善財無量劫來爲什麼
游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云汝從無量劫

來還曾遊得徧不問如何是普賢身師云
舍元殿裏更問長安問亡僧向什麼處去
師有偈云不識金剛體卻喚作生緣十方
真寐滅誰在復誰行師因臨濟示衆赤肉
團上有一無位真人乃有偈曰萬法一如

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苦
提三世如來同箇眼仰山問人人盡有這
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倩汝用仰云
作麼生用師乃踏倒仰山山曰直下似箇
大虫世因名岑大虫

治四

六

丑己

洞山良价禪師示寂師會稽人姓俞氏幼
出家年二十一往高嶽受具首謁南泉值
馬祖忌日設齋泉問衆曰今日設齋未審
馬祖還來否衆無對師乃出對曰待有伴
即來泉聞之讚曰此子雖後生卻堪雕琢
師曰和上莫壓良爲賤次謁潞山問曰頃
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爲
曰我這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和
上道爲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
與和上同時慕道者不爲曰此去石室相

連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到雲岩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岩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曰和上還聞不岩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上說法岩曰我說汝

浴四

七

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耶師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遂辭雲岩問什麼處去曰雖離和上未卜所止岩曰早晚卻來曰待和上有住處即來岩曰自此一

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岩曰和上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如何祇對岩曰但向伊道即這是師良久岩曰承當這箇事大須細審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前旨因有偈曰切忌從他覓

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其後盛化於高安之洞山嘗因雲岩忌日修齋僧問和上見南泉發跡爲什麼與雲岩設齋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又僧問和上還肯先師也無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麼不全肯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

人師曰非常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最苦師問僧名什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汝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是認得驢前馬後

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客中辯主
尚未分明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云如何是
主中主師云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
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
易相續也大難師將示寐謂衆曰吾有閑

治四

名在誰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有沙彌請
和上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問和上違和
還有不病者不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
上不曰老僧看他有分曰和上爭得看他
師曰老僧看他時不見有病又曰離此殼
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衆無對遂剃髮
披衣令撞鐘湛然而寐時學徒千餘人號
慟移時師忽開眸曰夫出家人心不附物
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
僧令辨愚癡齋一中蓋責其徒戀情也至

七日食具方備師隨衆齋畢復謂衆曰僧
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誼動明日浴
罷端坐長往壽六十三臘四十二諡悟本
禪師塔曰寐覺

是歲五月帝幸安國寺賜國師知玄寶座

高二丈材用沉香塗髮縷龍鳳葩蔞金鈿
之上施復座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
人高數尺磴道以陛前被綉囊錦襜玕麗
絕甚時宮中日齋萬僧帝自爲贊唄宰相
蕭倣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躬

治四

九

踐今筆梵言口梵音不若徵謬賞濫罰振
殃祈福况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懿
宗雖不納然嘉美其言玄姓陳氏世號陳
菩薩三學洞貫名蓋一時異跡尤多及僖
宗避巢賊幸成都遣御史郭遵賈璽書徵

赴行在帝素重其名引對大悅賜號悟達國師留行宮久之辭歸九隴忽定中見菩薩降其室摩玄頂演深妙音而慰安之言訖即隱俄一珠入玄左股隆起楚甚上有晁錯二字玄知夙債也即右脇安卧而逝著述凡二十餘萬言行于世弟子僧徹徹弟子覺暉俱有重名三世爲僧統或謂玄前身蓋漢川三學山知鉉法師鉉在世嘗講十地品感地變金色及終感病與玄絕類

咸通十一年相國裴休薨休字公美孟州人兒時與兄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康者諸生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啗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累更內任嘗出刺洪州一日入龍興寺觀

壁畫歎曰容儀可觀高僧何在時有數僧對不愜休曰此間莫有禪者麼僧云近一僧至似禪者休命召乃黃檗運禪師時未顯名休以前問扣之運高聲曰裴休休應諾運曰在什麼處休豁然從此契又遂迎入府第旦夕問法及移鎮宛陵亦命與俱由是深徹法源復與圭峯密禪師道緣尤密大中時執政六年次歷諸鎮節度薨年七十有四休能文章書楷道媚有體法爲人醞藉操守嚴正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居常不御酒肉著釋氏文數萬言十其圭峯禪源諸詮序曰禪師集禪源諸詮爲禪藏而都序之休曰未嘗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間生隨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如心演性相

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爲證悟之門盡是正真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門戶各自開張以經綸爲戈矛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迂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禪師久而歎曰予丁此時不可默矣於是以前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槃釵釧

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淺深通局之是非莫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頓呻以吼之柔而以誘之乳而藥之恐性命之天殤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揮而散之悲鬪諍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障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闕

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
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上亦以融爲一味但
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
有露語而無密藏世尊讚歎曰如來之言
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

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
則外戶不閉而守在夷狄佛道備則諸法
總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
間也嗚呼後學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
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能如是則

可以報圭峯之劬勞德矣

咸通十四年三月庚午詔兩街僧於鳳翔
法門寺迎佛骨於是金銀爲刹珠玉爲
帳孔鸞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者倍之刻檀
爲簷柱陛城塗黃金每一刹數百人舉之

治四

五

香輿前後係道綴玉瑟瑟幡蓋殊綵以爲
幢旌費不貲限以四月八日至京師綵觀
夾道天子御安福門樓迎拜引入內道場
三日後出京城諸寺詔賜兩街僧金帛京
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所過鄉聚

皆哀土爲刹相望於途光景晝見京城高
貴相與集大衢作僧臺縵闕注水銀爲池
金玉爲樹集衆門羅像設考鼓鳴螺繼日
夜下詔曰朕以寡德續承洪業十有四年
頃值寇興王師未息朕憂勤在位愛育生

靈遂尊崇釋教至重立門迎請真身爲百
姓祈福今觀觀之衆隘塞路歧載念狃牢
寢興在慮嗟我黎人陷于刑辟况漸當暑
毒繫於縲絏京畿及天下諸州府見禁囚
遞減死一等明年四月詔送佛骨歸于鳳

翔都人耆耄辭餞皆嗚咽流涕

新史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頂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於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

治四

十三

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疑掙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而復生回復償報歆艷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喜靚譯差舛不可研詰華人之謫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協而唱其風於是自天子

逮庶人皆震動而奉祀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異攘寇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寺塔爲賤臣嘻笑至憲宗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

弗克天年幸福而禍無乃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衰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蔽以死自誓無有顧籍流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殉嗚乎運瘳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

論曰甚矣宋景文公詆毀吾先師之厚也屢欲直其辭而爲之解朝及得大顛對退之之論李節贈疏言之叙凡予所

欲言者彼既言矣故不別論且憲懿二宗誠為崇奉太過至於高祖沙汰三教詔下而位移武宗大滅釋氏未逾歲而被禍此亦不得不懼也雖然真佛也者聖凡之大本也體與太虛等徧用與衆

治四

十四

庶同功無為而無所不為無在而無所不在然則心外見佛而過奉之者非正見也昧乎大本而故毀之者即自毀也景文斥其奉之之弊而匿其毀之之失豈良史之謂哉

僖宗儼懿第五子十一即位年二十七崩

葬靖陵改乾符

○是歲并州民生

○濮賊王仙

芝聚眾於長垣

○高駢破王仙芝作亂南詔黃巢應之

是歲十一月兩日並出而鬪

改廣明 ○田令孜奏 ○巢賊入長安國需
○李克用 天子西走 ○大齊建元金統
○李克用 奔遠旦
改中和 ○上自興 ○拓拔思恭以兵赴難以
之權夏綏 元入蜀

節度使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潭州龍牙山出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習經論該練三學遂參禪會勵力參承初住京口一夕道吾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曰

治四

十五

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疑問吾何笑吾曰和上一等出世未有師可往浙中華亭縣參船子和上去師曰訪得獲否道吾曰彼師上

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錫之地師遂易服直
詣華亭會船子鼓櫂而至師資道契微朕
不留語見船十章師比欲遁世忘機尋以學者
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叅依唐咸通十一年
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遷成院宇師上堂示

衆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
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卻成狂人無智人
去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
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
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

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
在本只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
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
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
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

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
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
偈曰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
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
上此間爲什麼言無師曰三年不食飯目

前無飢人曰既無飢人某甲爲什麼不悟
師曰只爲悟迷卻闍黎師說頌曰明明無
悟法悟法卻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僞亦無
真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
嶂裏鳥啼花落碧岩前師再闍玄樞迨于

治四

六

一紀唐中和元年辛丑十一月七日召主
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
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
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至
于夜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

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敕謚傳明大師塔曰永濟

壬寅八月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來降賜名全忠四月李克用等與巢戰于渭橋敗之復京師
庚申七月李師悅追黃巢於狼虎谷其甥林言斬巢首降

光啓三月帝歸于京師十二月王重榮

敗績帝奔于鳳翔沙陀之兵入于京師劉操焚蕩遂為丘墟焉自是天下崩裂

未丁是歲岩頭豁禪師示寂師泉州人姓柯氏少落髮抵長安受具游講席習經律次與

雪峯欽山結伴優游禪苑初造臨濟值濟迂化見仰山才入門提起坐具云和上仰山擬取拂子舉之師曰不妨好手次見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什麼師咄之山曰老僧罪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

治

七

案便下參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什麼處學得這箇虛頭來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山曰向後不得辜負老僧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托鉢至法堂上峯矚飯中次見德山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向山問差侍者喚師至方丈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師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向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此也只得三年德山果三年後遷化問古帆未掛時如何峇後園驢喫草上堂謂眾曰吾嘗究涅槃經見三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有僧禮

拜請益師曰經云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劈開面門豎亞一隻

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是第三段義時小岩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問浩浩塵中如何辦主師曰銅沙鑼裏滿盛油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拋向湖裏著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嘗謂眾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其後中原盜起眾皆辟地師端居自如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餽遂刺刃焉師神色不動大叫一聲而終壽六

十有一後唐追謚清嚴大師有嗣法羅山

能世其高風云

治四
申代 改文德三月帝崩

配 昭宗曄懿第七子為君俊穎有興復志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雖有智勇而不能為

年三十八為朱全忠等弑于御幄葬和陵

在位十六年改龍紀

成 改大順○此下隨所在十三處霸附唐末并五代

世年 雷氏曰

西秦茂貞 茂貞號秦鳳翔三七

吳行密 揚吳淮南四主四六

吳越鏐 錢杭吳越五主八四

燕守光 守光僭燕一十九年

楚殷 馬楚湖南五主五七

蜀建 王建前蜀二主三五

荆季興 季興荆南五主五七

閩審知 王閩福建五主五五

南漢隱 南漢隱廣五主六七

蜀知祥 知祥後蜀二主四一

南唐昇 李唐江南三主三九

治四 九

殷延改 延改號殷建州三年

東漢曼 東漢崇原四主二八

西秦茂貞 字正臣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祖縉父瑤皆隸博野

軍為小校廣明中破巢功大僖幸與元賜姓李氏名茂貞明年天子歸宮封鳳翔節度進封隴西郡王自此封食河西有山南十四州地據鳳翔二

十七年同光二年卒矣

是年仰山惠寂禪師示寂韶州懷化人也
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
師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
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

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瀉山遂升
堂奧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曰
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瀉知是
異人便垂開示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瀉
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

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
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十有五載凡有言句
皆為後世宗範一日師問瀉山曰和上浮
漚識近來靈未瀉山云我無來經五年也
仰曰若恁麼和上如今身前應普超三昧

頂瀉山云未在仰曰性地浮漚尚寧然燈
身前何故未瀉山云理則如是我未敢保
任仰曰如何是未敢保任處瀉山云汝莫
口解脫汝豈不聞安秀二師被則天試入
水始知有長人到這裏鐵佛也須汗出寐

子汝大須修行莫終日口密及領眾住王
莽山一日禪床陷入地中地神告以此山
不任和上居止東南有大仰山乃人間福
地遂遷止仰山示眾曰汝等諸人各自回
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

治世

干

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
粗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亦如人
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抵擬輕
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這裏是
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

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
請和上真金師云蓋鏃擬開口驢年亦未
會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
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况五百
七百眾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採

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
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己性
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
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
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

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豈不見瀉山和上
道凡聖情蓋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
佛師因歸瀉山省覲祐問子既稱善知識
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
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惠寂

治世

正

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
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
老宿意作麼生祐嘆曰此是從上宗門爪
牙祐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
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惠寂有驗處

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黎僧回首師曰和上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能散六斛驢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豎起拂子公云入之一字不夢亦得師云

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當情者爲山聞云窈子一句疑殺天下人僧

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着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

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汝是什麼處人曰幽州人曰汝還思彼處不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一切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

是人位即未是據汝所解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爲山一日復問師曰汝向後記得人不師曰若記只記見解爲曰何以如此師曰西竺般若多羅識二千年事至時毫髮不移曹溪亦識身後有難及至

治四

注

亦無爽今時還得不爲曰此是行通我是自宗通亦是學禪未問六通師曰某謂見解宗通語絕滲漏屬語密行解照用自辨清濁業屬意密某未齊曹溪與般若多羅不敢輒記爲山深然之先是師預示偈曰

吾年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
 手攀膝屈至是兩手抱膝而逝師之異迹
 及垂識記具存本山實錄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四

音釋

恣方俱切 洒彌善切 妥湯果切 筵初救
悅也 出武都 坐也 切齊
 也充乃豆切 濡木名 吳古迥切 偁齒陵
皮可染也 稱同 涪字廉切 寒 斲竹足切 髻音休
入水也 斲也 漆也

卷

至